

长篇小说

小说

上卷

张献忠

任乃超 著

4
出版社

I 247.4
31-1

89176

任乃強 著

张献忠

上卷
○西王

一九九五年二月
陕西人民出版社

I247.4
31-1 = 1

89177

任乃強 著

张献忠

下卷
○南帝

一九九五年二月
陕西人民出版社

(陕)新登字 017 号

张 献 忠

任乃强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市金玉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开本 29.625印张 10幅页 657千字

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35,001—38,000

ISBN7-224-03755-9/I·812

(上、下册) 定价：24.80元

第五十一回

跃荷池巡按拒监国 劫官眷禁旅扰南巡

崇祯十七年四月十六日，有个四川籍武举米彝之，从保定奔回成都来，气喘吁吁，向大宪衙门各变。据他说：“出京之时，李闯军已破居庸关。到良乡时，已闻昌平失陷。到保定时，已闻北京失守。保定官吏军民，驰走惶惶，秩序大乱。已有知府文告，谓车驾出幸通州，即调近畿各镇兵马前往讨贼。足见京师沦陷属实。乃化装商贾，由间道星夜奔驰而归。”巡按刘之勃闻变，召集全城官吏，会商保境安民之计。众官尚未会齐，又有他从前派到京师办事的承差张世龙，这时疾奔回衙，报称：“三月十九日，闯贼入京称帝，国号大顺，改元永昌，先帝自缢，陈尸天安门外，尚未收殓。我混于负贩平民之间，逃出京师。又混迹避乱民众之中，竭力西窜。由陕西混入川界，昼夜兼程，回省告变。”之勃见得情报确实，乃与众官齐换素服，到城隍庙举哀，并命人率同米张二人，到蜀府告变。蜀王至澍闻讯，大惊失色，忙即派遣审理刘道贞、仓大使赵芝二人，素衣去到会府，致谢率同各官。自亦下令官中府中男女人役，一体素衣，到奉先殿哭祭。这刘道贞之兵距成都尚远。各官虽于司礼呼到“举哀”之时，同声一号，但皆干哭无泪。只有成华吴、沈二尹，与王府审理刘道贞，真正号哭，久之不止。直至礼毕，入座议事之时，尚在抽噎。赵芝看惯了，低声问道贞道：“墨仙兄，如丧考妣，不过是古人欺世之谈。你与先帝尚未蒙面受知，为何竟哭得如此真切？我们王爷恐也未有这如此悲伤！”道贞大声道：“我非哭先帝惨死，是哭太祖太宗三百年基业，坏于庸臣贪吏之手！社稷摧崩，民生涂炭。

2/10/19

蜀中大祸，迫在眉睫，而犹文恬武嬉，不知自救之计。天下大难，不知伊于胡底耳！”言下复放声大哭。吴沈二令，亦号哭应之，阖座为之变色。刘之勃问道：“国家事败坏至此，在廷诸臣与封疆大吏实皆不能辞责。适闻刘审理言，令人惭愧起敬。现陈巡抚犹在重庆，之勃谬为方面大臣，自当率同众官，禀承蜀王殿下，集思广益，安定蜀土，以待澄清。未知刘审理有何高见，挽救当前时局？”

这刘道贞，字墨仙，乃是邛州举人，为人精干，优于文辞，不喜帖括制艺，专喜谈论经世济时之道。他有族兄刘养贞，亦是一个举人，制艺甚佳。随时劝他究习八股经义，猎取功名。他回说：“我最恨本朝用人，过于拘守资格。正印官吏，必用进士出身的人。而从八股用功练到进士的人，十之八九都迂腐无用了。反喜矜持门户，意气用事，嫉才冒功，阿私树党。大好河山，必被这批进士闹坏。”后养贞中了崇祯四年进士，做到礼部主事。觉得在朝人物，果如道贞所言，迂腐私愚，鲜在经济大志。因此将道贞推荐与蜀王至澍。至澍素重养贞，使用道贞作了王府副审。渐以才干见称，升为正审理，主持推按刑狱，禁诘横暴之事。乃是蜀罕僚属中五个要员。见天下纷乱，暗蓄大志，屡次条陈澄清吏治，收拾人心之计。又劝蜀王散财养士，振军经武，以待天下之变。蜀王不敢相从，反疏远了他。蜀王世子平栲，则深以道贞之为然，命其物色官绅之贤而才者，深相结纳。一面常向蜀王浸润启导，渐已说动蜀王。偏被周贵妃闻知，便以大言恫吓道：“此乃覆宗灭族之计！王若采用，我愿先行自杀，以免身入高墙受罪。”蜀王因此便又罢了。

长史杨铎之弟杨鉴，任王府典簿之职，与道贞相善，王府库大使齐琼芳，乃宫人齐飞鸾之父。他们皆与世子平栲同心，希望蜀王乘乱割据，做得攀龙附凤之人。对于道贞主张，甚为拥护。因此道贞成了蜀府一个重心人物。近见吕继善、沈云祚二人颇有才干，主张又甚相合，遂得暗相结纳，要想大有作为。此日哭祭崇祯皇帝，三人想起平日计谋未售，天下事渐不可为，因此痛哭起来。

刘之勃，字安侯，陕西宝鸡县人，崇祯七年进士。乃是一方严

守正之人，只是缺乏才气。对此艰危时局一筹莫展，只抱定一个死字。此时见得刘道贞忠义激切，不免肃然起敬。当场向他请教救时大计。道贞侃侃言道：“流贼本星星之火，不难扑灭。朝臣无能，坐令滋蔓。今已酿成滔天巨祸，前事尚何足言！今日之计，重在讨贼。蜀地民殷物阜，号称天府，流寇素所垂涎。我不讨贼，亦难苟安。当兹鼎湖新逝，人切同仇，正好举全蜀之力，纠集义旅，北出汉口，捣贼巢穴。分军沿兴郢东下，窥取荆襄。连合左良玉之军，断贼右臂，则闯逆不敢正视巴蜀，而献贼摇黄诸小丑，亦不难消灭于川界。全蜀安定，则国家不难凭以复兴。省外义民，闻风而起者必众。在我等尽臣子之大义，在国家著养士之微效。事成有中兴之功。即败，亦可对列祖于地下。浅见如此，还请列公大人详察。”之勃道：“臣子之义，固当如此。只军兴十余年来，蜀如竭泽，军饷支绌，尚且无力供给现兵，防剿摇黄献逆各股。哪有粮饷招集义民？讨贼大事，谈何容易！”道贞道：“王府金银山积，仓粟无算，百万劲旅，可以仰之而足。如果老大人定讨贼之志，末职愿泣恳蜀王散财救国。”之勃道：“蜀王为人拘谨，无意疏财。先生之志，未必能偿。但如果能劝得蜀王，亦是生灵大幸。便烦先生请得蜀王同意再议，何如？”道贞力以劝导蜀王自任，便散会了。

道贞回来先邀集杨鉴、齐琼芳，到世子宫里，秘密商议一度。又同到内江王府，邀吴沈二令，商议一度。众官皆道：“蜀王吝嗇，恐难说动。”道贞言道：“若叫他平白输财，自难说动。若还奉上监国尊号，要他化家为国，则断无不动之理。”沈云祚道：“巡按只说劝他输财，并未说要王监国。这监国便是称帝的先声，如何便可轻许？”道贞语塞。吴继善道：“且先由墨仙兄请王输财，看是反应如何，再作道理。”道贞道：“我便邀齐大使随内江王同往劝请如何？”内江王不肯去，经众人劝了一番，亦便去了。

见了蜀王，先由道贞说明来意，要他发放仓库，招集义兵。他仍以祖制为辞，坚决不肯。内江王怒道：“从前北京未破，国家未亡，我等自宜遵守祖制，不问军旅。今先帝龙驭，宗庙覆灭，报国图存，

在此一举，还向谁谈祖制？”蜀王这才许输银千两为募兵之引导。道贞力争道：“府中金银粟帛充斥，历世不用，便与尘土何异？今先帝驾崩，太子被掳，天下义士，思得贤王而事之。大王不乘时散财练兵，规图中兴大业，尚欲守此仓库，坐以待毙乎？”蜀王听到此处，未免心动，便说道：“蜀府究竟有多少钱帛，孤尚未知。容与仓库二使商酌回复。”说罢，便邀齐琼芳去到后殿。琼芳回顾道贞，道贞使了一个眼色。琼芳会意，跟到后殿。蜀王先自低声问道：“城中文武，是否都愿拥我为君？若只得了钱财，弃我而去，岂不可惜！”琼芳道：“我们商量很久了，由全城文武共上监国位号。且待兵足饷足，打得几个胜战，便可即位称尊。”蜀王又道：“陈士奇与刘之勃他们都愿么？”琼芳道：“刘墨仙说：只要王肯大大方方先拿出钱来，全蜀官员与兵民哪有不愿拥戴的！”蜀王道：“全蜀这样多的官吏军民，我哪有许多钱去散放？”琼芳道：“只须拿钱养，有了兵力，官民自然服了。”蜀王道：“你看我的库银能养多少兵？又能支持得几年？”琼芳道：“现在库银仓粟，足够十万人五年粮饷。但只要有了兵，便可称尊号，便可勒索百姓钱财养兵，用不着皇库去开支的。只最初募兵必须拿出大批钱来。”蜀王道：“你们拿得稳吗？”琼芳道：“墨仙与臣等在世子处，商量过若干次，确有把握。”蜀王这才大喜，拍琼芳肩道：“你是孤的内戚，全盘信托你和墨仙。事成之后，我必立飞鸾为后。”如此一番如意算盘，建立起蜀王的迷梦。欣然出殿，对内江王道：“伯父教训，孤所不敢不遵。查核内库，亦只足练军十万。但须要陈巡抚与刘巡按二公保证用来练兵，保护宗人安全，方敢交出。”刘道贞知已说通，便拉内江王辞出道：“这事易办。”遂复与诸官齐集内江王府，商议监国事宜。

众官齐集时，刘道贞言道：“蜀王已允散财，惟其意在监国，否则宁守宝库而死。今日之事，军饷第一。况监国并非称帝。若果太子还在人间，经人拥立，则蜀王还是蜀王，并无不可。若还太子已死，国内不可无君。蜀王乃太祖爱子之裔，于诸藩中年齿最长，既能散财建军，力图光复，不失为贤，称尊继统，未为不可。如此则

蜀中士气可振，人心同奋，转危为安，从此可操左券矣！”沈云祚道：“只怕刘巡按不肯。”吴继善道：“此乃情势所趋，不得不然。如果全城官民皆愿如此，刘公恐亦不能不从。”于是众官私议监国后部署事宜。仍由吴继善提出名单：陈士奇、刘之勃进位大学士，分管军民两政。杨缙为相。刘道贞、杨鉴、齐琼芳、赵芝皆进尚书。刘道贞亦推吴沈二尹以侍郎入阁办事。商定后，由世子平栎驰报蜀王。蜀王允了。众官即分头向全城司道文武商谈，无不乐从，相邀同到按署请刘文勃领衔劝进。

这时已是午后散衙，之勃正在后厅假寐，便邀众官到后厅随便谈话。不料听众官说出如此情由后，他竟勃然大怒道：“先帝初崩，太子存亡未知。北都虽陷，南都尚有五府六部。建君大事，自应取得南都消息，如何你等便有如不祥之言！蜀王如能散财募士，为国讨贼，只可称为勤王，何得便称监国？公等不见唐代永王璘旧事乎？”吴继善道：“永王璘时，长安虽陷，天子出奔在蜀，太子监军在灵武。他之称帝，乃由其从臣贪禄僭侈，固当败亡。今先帝已崩，太子被掳，皆有确报。南京虚设六部，并无储君。南直三江，皆无藩封。楚豫诸王，已被流贼戕害。瑞王虽神宗之子，弃国出奔。江河上游形势，非蜀王监国，不足以资号召。拒贼军饷，尤非蜀府资给不可。蜀王既已首肯，老大人何必拘守常节，惜此名号乎！”话刚说完，众官高呼附和，声震堂壁。武官们更是汹汹作势，大嚷不已。之勃见众官势同胁迫，乃大呼道：“今天下强兵在淮南者有马士英、刘泽清、黄得功等。在湖广者有左良玉、何腾蛟等。在蓟辽者有吴三桂、唐通等。天下诸王，岂遂无逃依其军的？倘若皆称监国，则讨贼未成，内乱先起。蜀民孱弱，强寇压境，我辈不图弭祸消灾之道，乃欲以不义陷蜀王，而图暂时之富贵耶？公等不解皮理，又欲威胁我，便请杀我以谢蜀王。监国之说，断不从命！”众官闻言方才静了。又有几人出来，苦口相劝。之勃毅然道：“公等以为是者，之勃以为断断不可。倘公等必要如此，我请先行自杀，以报列祖于地下。”说着起身，抢到荷池边，跃身一跳，投入池内。众官大骇，疾

忙扶救起来，幸池浅未能淹毙。各官伏地谢过，打消监国之说，纷纷散去。

刘道贞等一片热肠，被这一瓢水浇得冰冷。心中恼恨之勃固执，回报蜀王，不免加长凑短，说了之勃些坏话。蜀王不悦，不肯散财募兵。监国勤王两事，一齐搁下。派人谣诼相煽，说道：“巡按是陕人，与贼同乡，蓄意降贼，故不肯筹饷练兵，只待贼来。”之勃闻之，乃请蜀王从川北调巡抚龙文光率兵来成都设防，让陈士奇专办川东。蜀王虽恨之勃，到底盼望军队驻防成都，只得从权允了。这乃四月间事。那时献忠尚在湖滩受阻。

龙文光，乃广西马平县人，天启时中进士。本年由贵州学道转任川北兵备道。那时北京未陷，蜀人陈演为首辅，不满陈士奇所为，将文光升了巡抚，去替换陈士奇。朝命三月才到川北。文光由保宁赴重庆接事。刚到顺庆，广元游击飞骑驰报：李自成西安之兵进攻汉中，声言必取巴蜀。其权将军马科与总兵马炉，已自汉中犯蜀，将朝天关攻陷，逼逼广元了。文光因此不敢南下，致函陈士奇云：“国方多难，吾辈宜协力同心，共勤王事，幸勿以进退堕心，勉为国家支持川东一面，待驱闯献出川，共同乞退。”士奇得书，正逢湖滩吃紧，觉得支持川东，责无旁贷，遂照常办事，与城同亡。

龙文光命总兵刘佳胤，率师三千，北援广元。自己还驻保宁。马科攻广元不下，退守朝天关。李自成又派辽宁降将黎玉田为节度使，加兵取蜀。正当两军相持，未有胜负之际，刘之勃转来蜀王手书，调文光入援。文光亦恐闯军从别道窜袭成都，动摇根本。又苦兵少，无可分调，只得弃了川北州县，与佳胤同赴成都。抵成都时，已是五月中旬了。正与之勃商调缘边士兵之际，已闻保宁于五月十六日失陷，知县张昌降敌。知府项国瓚殉节。闯军进攻顺庆、剑阁两处。文光与之勃商议道：“近边士兵多已调尽，惟建南遥远，士兵尚多，非有干员前往催征不可。”之勃荐成都府推官刘士斗精干忠义，可用。遂同请蜀王，从权委派为建昌兵备道，前往调兵。蜀王尚拘祖制不肯。刘道贞请下蜀王，暗语道：“方今两路贼军，深入腹心。成都兵

单，四路虚弱。刘之勃又有通贼之谣。建昌险远，道通滇緬，非贼军之所能至。吾王何不乘时与士斗结纳，即命宗室近臣随之同往，预将府库宝物运往雅黎安置。若还贼退，次第运还不难。若还贼势日逼，吾王统率禁军，由雅黎奔入建昌，尚可保全富贵。臣生于黎州，长于邛雅，深知此带地理民情，土夷风俗，可保此策万全不败。”蜀王大喜，便破例给了王敕。派士斗权往摄任。随即召见士斗，便以道贞之意，郑重相托。士斗唯唯而退，转告之勃。之勃叹道：“宗室诸王，不以守土为念，专意守其私财，志在奔窜。欲求人情固守，安可得乎！”士斗道：“看此情形，我若赴任，蜀王必将搬运财货同行，动摇人心。现有惟有推延不肯赴任方好。”之勃点头。士斗遂向蜀王推称，道路不清，须待招募卫队同行。滞留不赴。

到了六月十三，湖滩军溃，剑阁失守消息，一齐传来。成都军民惶惶，全城鼎沸。已有富绅巨室，纷向城外迁移。之勃与文光，忙出示安民，禁止搬迁。刘道贞料知成都必破，要将眷口送回黎州。行迟一步，已被禁令阻止。道贞往催士斗赴任，要与同行。士斗婉谢不从。迨闻重庆失守，成都惊惶愈甚。道贞无法，乃往游说蜀王道：“成都非安全之地，尽人皆知。刘巡按不容吾王监国，又阻刘士斗赴任以防吾王搬迁，则其用心可知。愿王从速决计，奔向云南，留世子居守，乃为万全之策。”此时蜀王心已慌乱，退与周贵妃商议，周妃亦赞成其入滇。遂传命王府诸臣，愿留者辅世子居守，愿入滇者受道贞提调遣发。移敕抚布按三司，征发夫马。抚布按三司俱来谏阻，不肯征发民夫。迨宫中宝物扛担，收拾妥贴，不见马夫到来，召问道贞。道贞言道：“三司皆拒发夫马，这是以王为奇货，留与献贼。吾王不少资财，何不出榜自雇民夫？难道吾王自雇夫马出城，他们敢阻挡么？”蜀王情急，果即出榜，以重金募集民夫。因这一来，全城人情更为惶惧，便有许多想搬出城被阻的富绅，纷纷前来应募。皆愿自出私财募役，报效王府。但恳将自己扛担带上，贴上王府印封，随队出城。蜀王贪利，自然乐得照准。于是一夜之间，便有民夫数万前来报到。蜀府印封上路之件，亦增加了一千余担。

蜀王传谕，翌晨一早出发。刘道贞率队前导。庆符王宣璽，库使齐琼芳，分率禁军居中押运。蜀王自率一部禁军，保护宫眷押后。向南门出发，谢绝各官钱送。前队出发不久，巡按、布政、司道官员，纷纷驰来王府。由龙文光、刘之勃为首，涕泣劝阻。蜀王那里肯听，传令宫眷随行李前进。他亦向周妃车辇去，便要前行。各官无法，乃环跪车下，请其暂留一刻，待派官军保护，并驰檄前路州县供张。蜀王这才允了。便在承天门下设座，与众官话别，以待护送之军。不料谈话之间，宫眷舆抬，纷乱折回。报说：“沿街百姓，争要随同出城，攀辕不放。官兵出面弹压，遂有暴民突起，乱抢行李宫眷。王府禁军，亦大哗溃散，混同抢劫，无人可以制止。”蜀王与各官大惊，忙命司道官员前往弹压。蜀王与宫眷退入宫中，暂罢幸滇之议。约莫午时过后，刘道贞等陆续押运行李回来。清点一过，禁军逃散者一千余人。宫眷与随行宗女失踪者五十余人。行李损失一百余驮，内有赤金一驮，白银五驮，绫锦十余驮。绅民附行之被打死伤者亦数十人。且喜宠幸官人及珍奇宝物皆在后队，尚无损失。蜀王初时大怒，继而渐觉恚畏起来，不敢说到查究。只将道贞呼来，痛斥其筹划未善，聊以泄气。道贞忍气受了。却退与内江王及庆符王玘谋，认定成都难保，非逃出去不可。劝二王疏请归藩，蜀王痛财，一气之下随便准了。道贞遂得暗率家眷，随同二王之众出城。故城破之后，宗人全体被杀，独内江、庆符二王得脱。王府官吏，亦只逃了道贞一人。

评注：此回写刘道贞之才，而讥其褊狭。刘之勃之忠，而不识时务。蜀王之愚，而自私者尤著特笔。他如陈士奇、龙文光、吴继善、沈云祚等之性格态度，皆曾顾及。吴继善即吴梅村之兄，后降献忠，官尚书。记献忠之书者，以梅村故，多讳其降，《蜀碧》且饰为“死节”云云。

第五十二回

以貌取人屈煞温玉洁 指挥若定攻克泸州城

却说张献忠此次攻取重庆，得力在先破江津，占了上游形势。因得由江津袭据浮屠关，扼着重庆咽喉。这场功劳，乃是温玉洁、王志贤二人挣得来的。

温鉴，字玉洁，原是固原镇军幕出身。后来降附李闯，屡从征战，参预谋划。累积军功，做到彝陵州同知。此人生得棱眉吊眼，皮肤黝黑，一脸大麻子，络腮胡须，短胖身材，外表甚为丑陋。但他却有一笔好字，二等才情，三斤酒量，四季衣服。居家明窗净几，娇妻美婢，莳花种竹，品棋吟诗。又复烹调精美，好客善谈。更能留心天下形势，钱粮户籍之数，关塞险厄所在，略能上口。谈风既健，举动不俗。流军中谬谓风雅与贪图享乐之人，无不喜到他家闲谈。可惜李自成乃是一刻苦俭朴之人，不喜这等行藏，因此未蒙重用。独罗汝才与他气味相投，过从甚密，保荐他做了彝陵同知。到任不久，汝才被杀。温玉洁随时担心株连。幸亏自成尚未念到他，便因抵抗孙传庭，由河南杀过陕西去了。到底玉洁心中难安，朝夕忧惧。闻得张献忠北取荆州，他便派人迎降。献忠入蜀，路过彝陵，玉洁厚赂汪兆麟，恳求引见。兆麟夸他是天下奇才，有荡平宇内之略，劝献忠重用他。献忠召见之后，对兆麟言道：“你看他生得这样丑陋，恰似活钟馗，却偏要取个甜美的名字，叫温玉洁。便可知他是个言过其实的浑小子。我给他改名温麻胡，以后休得容他再来见我。”兆麟无法，只得退下来，安慰玉洁，许其另找机会。

当献忠被阻铜锣峡，兆麟私问玉洁：“有何方法可以突过此关，

取得重庆？”玉洁献了潜出江津，袭取浮图关的绝计。献忠行之有效，方才任用玉洁为都督。但仍不许见面，只命他具札谢恩，由汪兆麟转达。玉洁常引镜自照，叹息道：“可惜一身本领，被你这张面皮遮掩净尽！”气上来，率性将镜摔破。但献忠属下一班文臣武将，多喜与玉洁周旋。吃喝之外，偶谈天下大事。见他口如悬河，说得来头头是道，都称他是奇才，愿向献忠保荐于他。迨献忠已将重庆事务处理，大会诸将，商议进兵路向。诸将皆言：“温玉洁洞晓戎机，形势熟悉，前破重庆，是他之策。今取成都，亦可命他献策。”这时玉洁虽然列会，排座在最远最僻之处，知道献忠恶他，虽闻众将如此言说，亦尚未敢起立致词。会中默了许久，献忠方才言道：“姑且叫他上来说说。”这下玉洁方敢离席上前，向献忠敬礼后，侧转过身来，更扭过脸，再俯下首言道：“大王，四川形势，成都为首，重庆为臀。从来取蜀川者，不出两途。一从汉中，逾七盘岭入广元，经剑阁向成都，是为直取首级的陆道；一是由湖广穿三峡取重庆，是为切取尾闾的水道。陆路因有南北栈道之险，马不得连辔并骑，人不得换肩挑担。乃是天下第一险阻。但一过剑州，便是坦途。取得成都，便可传檄而收重庆。算得是先难而后易。水路换船而上，士马不劳，粮运不匮。一入夔门，便如进了堂奥，沿江大城，不难以逸道攻取。但纵然取了重庆。亦不能服得西川州县。节节进攻，尚有泸、合两州为第二重锁钥，更有若干名城拱卫成都，取之不易。这算是先易而后难。昔光武平蜀，先主取蜀，桓温灭蜀，皆从水路，无不成功。最近闯王入川，采用陆路，却失败而去。大王今从水路，已得重庆，收取全川便有把握。只前途尚多困难之处。”

献忠听得不耐，喝止道：“这浑蛋！老子正因前途困难，才问你，要你说这许多十月怀胎何用？”玉洁忙大声道：“小将正说到进军的方略了。”献忠忍了性子，再听下去。口里却咕噜道：“人既肮脏，说话亦是噜嗦。”

玉洁忍着羞，继续言道：“由重庆取成都，从来都是三道并进：一由合州、遂宁，攻向涪关，是为内水。一由泸州、内江，攻向简

州，是为中水。一自泸州、叙州、嘉定州，攻向彭山，是为外水。成都四望平野，~~平~~险可守。专恃守此三水沿岸城池，以拒西上之师。但蜀中兵力有限，分守各城，则力弱易破。合守一处，则歧道难扼。大王分军三路，各用骑军夹岸，保护舟师，牵挽而进。遇城降则厚抚，抗则剿绝。如此水陆两护，三道并进。如遇坚城不下，便调他路之军折回协攻，务在必克。目前北京沦陷消息业已传遍，川人守有必破之忧，降有全活之乐，自必相率投降。如此攻下一城，即便得一州县。州县皆归于我，成都孤绝，虽有坚垣利械，亦不能守。况亡国之臣，外援断绝，安得而抗我哉！”

献忠听到此处，较为喜悦。仍问玉洁道：“依此说来，何时可到成都？”玉洁道：“陈士奇虽死，龙文光已做四川巡抚，必然有一番调兵遣将，抵抗我师。小将料他不出三途：第一途，是将精兵锐将，扼守到泸合二州，抗拒我师不得前进。却命曾英、李占春等收聚川东残部，攻我后方。若其如此，便看我军攻城勇锐如何？若能一气攻下泸州，则前方便成破竹之势，不出十日，可得成都。但如我军未能攻下此关，师老城下，必为曾英等军所乘，便是败道，难望到成都了。第二途，现李闯派军来取四川，明是与大王争地。龙文光放弃川北，退守成都至泸州一带，让闯军与我军在川东北争斗，则泸州未易攻下，难望先得成都。第三途，他若虑兵力单薄，专守成都一城，保卫蜀王，以观时变。我军前行无阻，则不出一月，可到成都城下。只攻破此城，稍费时日。”

献忠听了大喜道：“温麻胡所料甚是。闯王既已来抢四川，我们必须先行占领成都才好。现在不可留恋重庆的繁华，必须先抢泸、合两州到手。江鼎镇熟悉川北情形，便命你与刘进忠率大队去争合州。得了合州，才能防得闯军来夺我们的重庆。倘若闯军不争重庆，直取成都，你便牵制他的后方，叫他前进不得。温麻胡既认得清这形势，我便命你率大队去取泸州。倘若取得泸州，此功非小。王志贤与马元利，另率一队，由璧山、永川，向内江杀去，兼照应其他两路。若还两路都很顺利，便径从中水一路，去取成都。我率大军随

后策应。”分派已毕，立刻使命三路出发。

按下北中两路，单讲温玉洁与刘兴秀，率领一万人马，分为舟骑两队，从江津溯江而上。第二日，到了神臂崖。此地距泸州只八十里，断崖四削，北临大江，号称天险。南宋淳祐年间，曾将泸州徙治于此。玉洁便在此处扎营。打听得泸州知州苏瑤昆与参将罗于莘，早已部署城守。成都方面，却并未派兵前来帮助。玉洁大喜道：“龙文光未图固守此城，成都不难得矣！”乃先遣人持书前往招降。苏知州得书，来向罗于莘言道：“今北京沦陷，天下无主。献忠已破重庆来攻泸州，势在必得。龙巡抚新接军符，调度多艰，未知能派兵来救援否？我乃文官，有守城之责，早迟准备一死。全城生命，系于将军。将军若降，我便回衙自缢。将军若战，我当劝励绅民，全力协助。”于莘道：“大人要作忠臣，难道我等武夫，便不当忠臣么？我决心保守城池，以待成都援兵。此城天险，与重庆相似，乃是川蜀紧要门户，我料龙巡抚必然派兵来援，献贼亲来我尚不惧，怕他这姓温的么？惟守城须得绅民同心，我们还是先行召集绅民，激发他们忠义之气要紧。”于是立即派人四出，邀请全城绅士，在学署明伦堂会议，各将当前情形，与必宜死守的理论，说了一番。便有卸任泽州知州韩洪鼎，卸任楚雄推官韩大宾，永宁卫指挥使王万春，生员方旭、方伯元、曾荐祥等，大呼：“我等诗礼人家，岂能屈身流贼，愿纠义兵与贼死战。”其他绅民，无不同声应和。于莘见民心可用，大喜。当下将温玉洁所派之人绑来，插了耳箭，放他回去。绅民大嚷道：“来贼不杀，放他去引贼来么？”于莘道：“我等城守完备，正待他来攻打，杀得张献忠、温玉洁辈，才算值得。似这小毛贼，杀来何用！”这席话，故意让被放之人明白听得。迨将来人放走以后，于莘方才对众官言道：“我想诱敌前来攻城，先挫他的锐气，方能守得城池。各位但坚守城垣，看我明日破贼。”众人半疑半信的散了。于莘回帐，遣将调兵，如此如此，准备迎敌。

第二日，温玉洁自率舟师西上。命刘兴秀率骑队由北岸前进，会军于江北小市。小市有街房百余户，人人头顶香盘，手执纸旗，跪

迎在大街两旁，口称顺民。玉洁叫为首几人前来，盘问城内情形，说得与逃回的人所见无异。再命人押去查看他们的家口坐落，一切都很真实。知道确是顺民，便赏了银钱，命他们顺营候差。随即选定地势较高的东岳庙，扎下座营。水路两军，分扎为水陆两寨，埋锅造膳，准备云梯钩竿，攻城之具。下令全军，除留千人轮班巡夜之外，余皆安寝。限定天明造食，渡江攻城。这日趁日未落时，将东岳庙后玉皇楼拆去，用木条扎成橦楼一座，以便明日登楼指挥。布置之毕，方与刘兴秀传得顺民头领进来，盘问道：“泸州乃水运总汇，前次我们大王入川，曾到此地，大小两河，满是船只，此次为何一船不见？”一个头领答道：“知州苏大人，闻得重庆失守，便命两河船户，退避到上游叙州、简州以上，说是以免资敌。”玉洁点头。又问：“城内守军若干？龙透关守军若干？哪一门防守军较多？”头领道：“从前城内常驻官兵五百人，分守龙透关。前月陈巡抚增派官兵前来，约有一千余人。近日封河，船只调开，此间与城内消息断绝，不知各门防守人的多少。”又问：“封河之时，为何不将你等迁入城去？”一头领道：“州城人口甚多，粮食缺乏，所以封河之前，只将小市粮食柴草搬运进城，未准人民迁入。”玉洁心喜，言道：“州官弃了你们，你们便该替我军尽力，我军舟运畅通，粮盐不乏，只缺柴草。你等无粮，我便赏你们每人一斗。但要你们与我入山樵采柴薪马草，并招降乡民协助，破城之后，更有重赏。”如此分派之后，方遣散安息。刘兴秀见他如此精细安排，极其赞佩。

第二日，水陆两军造食后，一齐渡过沱江，向城垣低处猛力进攻。城上矢石拒抗，激战竟日。温玉洁在小市橦楼上摇旗指挥，擂鼓助战。留下巡夜的一千兵，造膳熬茶，陆续送过江去。小市顺民三百人，入山砍柴割草，搬运回来，前后陆续不断。接收之兵，随时发见面生之人，询问来历，便有同行顺民言道：“是乡间亲戚，闻得大军仁义，自甘前来相助。盼于日暮收工之际，分得一些奖赏。”守军亦遂不疑。将届申牌时分，樵采人一齐回小市来，交割请赏，约莫一千余众，混在王万春等官军在内。但各皆挑负大量柴草，故守